H. H. MU CHINESE LIBRARY

倏然起大奇

唐大家柳柳州文選卷之七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參定

碑銘狀誌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凝重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鬭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

本色引証妙

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齋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祗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

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巍然炳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玆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君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徐文昭曰確是柳州文宣碑一字不可移易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

猶是六朝風韻

死中求活文解最妙所以謝枋得只錄此段

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
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
率是大道蘖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
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
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
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
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
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蓍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
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爲奴
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
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
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歸震川曰杜牧題項羽烏江廟詩江東子弟多豪
傑卷土重來未可知子厚箕子碑周時未至
一民均之獨出新裁古人心思未到者也

一則恐文網日密譏議古人心思未易猶者也

[illegible]捲土重來未可知乎厚責乎鄉爾將來者

復袁川曰壯效興湘為立南詩江東乎京意

大明宜昭祭祀矣乎朱閣開陽須辨維在後儒

宜漢成帝時説而仲舒為世模易象溫剝文王為後

冲讀漢禮不盟辨衛高而無德卑不可緣非禮者使

鎮撫不論聖人之仁道合陰陽明哲保身不[illegible]清節效

綦誰以立朝堂以獻皆謂周禮漢人以其[illegible]大人

終南山祠堂碑 并序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禱于終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祗飭祀事考視祠制以爲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盩厔令裴均虔承聖謨擬制祠堂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僃罷執用來會祠下斬板幹礱柱礎陶瓴甓築垣墉恢度舊制立三進六尋既興功玄雲觸石需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抃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耆艾野

夫嶽尹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用興雲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又西至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枚秦風詠焉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祝化荒爲穰易沴爲和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宜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用

三句一韻體彷秦碑文亦酷肖

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粢盛無虞儲峙用充厥獻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飭禳祈禜雩皆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庳陋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宇戚籍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炎愆陽化爲豐穰實我粢盛人賴蕃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產財作固鎬京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奕奕新廟整頓端莊神位密清

後祀承則潔心勤禮導暢純精邑吏嗇夫鮐背鯢齒

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金石永世飛聲

王荆石曰雄整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大都督南府

君睢陽廟碑 并序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智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絶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與詞鬱尨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猨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謩以佐命元老用武

堯甫委師而覩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謀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瞫見黜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爲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强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厥遁南北之奏復援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漢兵巳絶守䟽勒而彌堅虜騎雖强頻旰貽而不進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于

敘事比韓更徤

三板。偪陽懸布之勁。洴城鑿冗之奇。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茸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絶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强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啖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卽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賦。身離楚野徒傷帶劔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爕之歎。息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

此段言[illegible]
最正寂確

痛臧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景旬朝廷加贈特進楊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飽信之形陵圖麗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舉門閱於周典徵印綬于漢儀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

筆力更健

為功所以出奇以耻敵立懂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非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剋敵之日世徒知力

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斲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郎圖之詞可繼銘曰

應首句似膚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死事。
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
東護吳楚。西臨周鄭。棼棼羣凶。害氣彌盛。長蛇封豕。
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
梯衝外舞。缶穴中偵。鈴馬非艱。折骸猶競。浩浩烈士。
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
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
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戢。孤城既援。渠魁受戮。
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

羣生咸育偉焉勲烈孰與齊躅天子震悼陟是元功
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
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
刊碑河滸萬古英風

陳明卿曰此篇似模燕許在柳文中又是一格而
峭鬱之意自見

繪所不到筆能追之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鬭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誖乖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

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爲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方見儒釋合一處）不假耘鋤本其靜矣（昌黎尚未見到）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

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豈
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
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
受旂纛節戟來莅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
噩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
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
終揖于深抱其信讙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
厖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

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
由師内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
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遥
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旣
復大行乃誄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
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
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
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武岡銘 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南鈞牂牁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自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唫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

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毋弟生瞀、繼來于潭咸致天廷。
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
如狂之寧、公爲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
益兵三倍爲時碩臣殿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
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溯呼、若寒去裘、
昔公不夸首級、爲己能力、專務敎誨、俾邦斯平、我老
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爲虺蜮大不爲鯨鯢恩重事特
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
類、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令之誠、隣之

今當作令

合一作谷
彼一作披

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巔巫水之磻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合竄

彼攘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

援師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闓

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

奉公之訓始我子孫我始蟊賊由公而仁我始寇讐

由公而親山畋澤獻輸賦于都閩穴禾木室我姻族

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蓍以吉公宜百祿皇懋公功

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有犀之象

匪曰余圖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則勗余之世
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茅鹿門曰子厚諸銘此篇最優

徐文昭曰莊嚴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

描寫詞色笑閒狀如生

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留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

合如此處置

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刃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

晞不具

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
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
合如此
曉諭
塞天地當務爲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
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
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
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
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
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
自合如此閒暇
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

此宋盛曹任僱之法猶近古

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夜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吾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

罵毒此人亦謂宅受得罵起

異人

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

今人則有恨而已如集諶若那可得

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須斄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挍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

太史疑留侯魁梧奇偉而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何異大尉

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决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

王荊石曰嘻哄怒罵醜㥏之狀纚纚筆端昌黎不能作

茅鹿門曰鑱刻情事

徐文昭曰太尉鬚眉紙上拂拂欲動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張公墓誌銘并序

漢光中興、馬援雄絶域之志、晉武一統、陶璜布殊俗之恩、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丕冐海隅、時惟公祗復厥績、交趾之理、績于前人、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彥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璡、懷州武德縣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贊

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爲餘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術昭于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蘄州蘄春主簿、句會斂給、厥聲顯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爲安南經略巡官、申固扞衛、有聞彰徹、轉金吾衛判官、三歷御史、績用弘大、揚于天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爲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公自爲吏、習于海邦、凡其比較勤勞、利澤長久、

柳文中多此長股

去之則夷獠稱亂復至而寇攘順化及受命專征得陳嘉謨誓拔本紉于夷軌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斂施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具五人儲符委積師旅無庚癸之呼繕完扳榦搜帶兼戊巳之位文單環王怙力背義公於是

此等實創自子厚然惟筆妙故偉髒動人後人效之易入惡道

陸聯長轂海合艨艟再舉而克殄其徒廓地數圻以歸于我理烏蠻酋帥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易皮弁以冠帶化姦宄為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公

通對尤長
局整見盡
六朝之变

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刳連鳥以闢坦途鬼工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東成通溝摩霄之阻砦為高岸而終古蒙利公患疆埸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為正制鼓鑄既施精堅是立固圉之下明若白黑易野之守險逾丘陵而萬世無虞奇琛良貨溢于王府殊俗異類盈于藁街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三百戶凡再策勛至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某年月薨于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辭有加明年

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宸帷率其家老咨于叔父延
唐令某卜宅于潭州某原葬用某月某日人謀皆從
龜兆襲吉乃刻兹石著公之閥以志于丘窀以告于
幽明銘曰
周限潮徼秦開百粤交州之治炎劉是設德大來服
道消自絶俠波南征漢威載烈宛陵非附晉政爰發
我唐流澤光于有截皇帝中興武臧授鉞肅肅武城
惟夫之哲更歷毗贊顯揚彰徹旣受休命秉兹峻節
度其謀猷守以廉潔厚農薄征匪貊匪桀遹商平貨

有來胥悅踐山跨海堅其鶴列制器足兵潰茲蟻結
烏蠻屈服文單剪滅柔遠開疆會朝天闕銅柱乃復
環山以砦海無遺迮寇罔踰越琛賁之獻周于窮髮
帝嘉成德載旌茂閥增秩策勳土封斯裂位厄元侯
年虧大耋邦人號呼夷裔悽咽卜葬長河連岡戚穴
書銘薦餘德音罔缺

王荊石曰學古者略其格而取其詞足知三乘二

貫更無差別

唐荊川日備一格六朝體

敘事無一處不峻潔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于柳州官爲斂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孫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誗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覲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

耶吾爲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葬焉辛亥歲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緅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于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何南源氏先沒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

有來章之孝不可無宗元報之以千古

宗元刺柳州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訓也孝之信也葩之有朱其綏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歟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茅鹿門曰事奇文奇古來絕調

徐文昭曰誌銘襄陽丞而寔皆爲其于要之其子洵可誌也亦可銘也

柳州司馬孟公墓誌銘

孟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爲善狀一篇來告曰月日若薨月日將葬于某敢請刻辭嗚呼公自假左贊善大夫柏王司馬太常少卿爲義成軍中軍兵馬使其帥魏國公耽爲宰相命公左領軍衛將軍事德宗順宗今上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喪會用兵于趙起復居故官爲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而趙兵罷不受祿去金革服喪終朞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馬公嘗佐

覆說前任官本末

魏公平襄陽靖深州立義成軍魏公弘大恢奇公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爲衛將軍虔恭潔廉動得禮節伐趙之役堅立堡壘誓死麾下法制明具權力無能移進不避患退不敗禮安州迫寇攘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之故貶明年用兵于蔡朝廷諸公泊外諸侯咸以公爲請未及徵氣乘肺溢爲水浮膚而卒年六十惟公志專于中貌嚴于外嘗立庭中毅然望之若圖形刻像聞國難輒不餐食諜度憤叱以故病不可治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父某官諱某公之

結詞妙

詩曰常謙子遵慶弟曰某銘曰

魯仲孫氏其世爲孟賁勇光武軻儒紹聖公傅師法以訓戎政執稽以庸咸致厥命濟濟于朝冕服以光墨非從利終役復喪忠孝孔明君子攸彰昔者雲中六級下吏公剌于安法亦可議黜伏南荒豪士獻欷聞難以激去食𪎝寐神乖氣離支膈莫遂廷臣進言侯伯拜章帝命將施俄仆于京代山尨尨植栢與松其名惟何忠孝孟公

顧瑞屏日骨理鑱刻文詞峻潔

單子方是愛書人他徒虛語耳

單季子墓銘

單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竪鈎貫又且數十家遍爲書號單子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彘草木凡有益於世者爲子纂又百有若千家篤于聞不以仕爲事黜陟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挍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其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豊乎寧介而躓乎將澗而遂乎葬其鄉後若干

年、柳先生來永州、感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

銘曰、

困其獨豐其辱

歸震川曰淡寫却極精采

顧瑞屏曰跌宕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銘

年月日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凌君諱準卒于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于州刺史博陵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脉視病今余肝伏以濇胥浮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矣凡余之學孔氏爲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示乎世者命也臣道無以明乎國子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乎人以謫徙醜地上之得罰于天以降彼罪疾余無以禦也敢以鬼事爲累又告爲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今而寓乎

戊辰戍衛也吾命與脉叶其死矣乎吾罪大懼不克歸柩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吾甚樂焉子其以是葬吾及是咸如其言云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勤以誌爲請嗚呼君字宗一以孝悌聞于其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于下讀書爲文章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圍又文集未就有謀略尚氣節賙人之急出貨力猶棄粃稗年二十以書干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日萬言擢爲崇文舘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爲邠寧節度掌書記涇之亂以

謀畫佐元戎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換節度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府罷職後遷侍御史爲浙東廉使判官撫循罷人按驗汙吏吏人敬愛厥績以懋粹然而光聲聞于上召以爲翰林學士德宗崩邇臣議秘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爲尚書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叅度支調發出納姦利衰止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居毋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没葢

三字句銘鏗然可听

君之行事如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夫人所未至執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于天下離愍逢尤夭其生且又同過故哭以爲志其辭哀焉銘曰

噫淩君生不淑學孔氏揚芬郁好謀謨富天祿讐禁書贊推轂覩靈龜獲貞卜徙東越翊明牧罷人蘇汙吏覆升侍從躬啓沃匡危疑與大福吏尚書從隸肅佐經邦財用足道之蹟身則辱烏江垂九疑麓仍禍凶遘茲酷能知命無怨毒罪不滅死猶僇何以葬南

嶺曲寃有靈故鄉復封茲壤歸骨肉爲之銘志陵谷
歸震川曰淩以附和王伾叔文坐貶正所謂立身
一敗萬事瓦裂雖有嫩懿曷足重哉是以君
子不可不愼所與

唐故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銘

魏氏世墓于某縣某原唐與有聞士諱之邈者與子及孫咸舉進士嗣爲儒家綿州涪城尉諱全瑆魏州臨黃主簿諱欽慈太常主簿諱緄尚書膳部員外郎兼江陵少尹諱萬成凡五代名高而不浮於行才具而不得其祿江陵府君益之以閎達之量經緯之謀故豪士賢大夫牗慕加厚生郎中府君諱弘簡字曰裕之以文行知名既冠而德禮聞於鄉黨既仕而法制立於官政溫柔發乎外見而人莫不覲直方存乎

憔悴而神不傷

內久而人莫不敬由進士策賢良連居科首授太子
校書歷桂管江西福建宣歙四府為判官副使累授
協律郎大理評事三為御史賜緋魚袋在州六年而
人樂之廉使崔衍曰吾敢專天下之士獨惠茲人乎
遂獻于天子拜度支員外郎轉戶部郎中邦賦克舉
人望逾重年四十七貞元二十年九月三十日不疾
而殁震悼之聲遐邇一辭且曰斯人也而不得為善
之利中人其怠乎君嘗三娶而卒無主婦庭無倚廬
堂無抱孤有令兄弟以主其喪有孝女以守其祀故

東明張先生墓誌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以爲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爲黃老術詔許之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異得衆眞秘書訣籙聚經籍圖史侔於麟閣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襲死哭之慟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乙酉歲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葬乃自爲誌而卒明年正

子厚不喜仙之旨

月某日葬如其言弟子某等爲碑以誌于墓辭曰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漠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爲華光而不爲名介潔而周流苞涵而清寧幽覯其形與化相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弟以道慈幼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耶吾曰道去友耶去慈耶從容以求其得之耶盪莽狼悖道之非耶且夫蔚恩壞禮枯槁焦顇隳聖圖壽離中就異歘然與神鬼爲偶頑然以木石爲類倥侗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

道固知異夫如此也乃書于石以紀

王荆石曰似傳贊又是一格可喜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

柳氏至於唐其著者中書令諱奭中書之弟之子曰徐州府君諱某實有孝德世其家業清池府君諱某繼之以茂實德清府君諱某承之以善政以至於御史府君諱某用貞信勁正達于邦家克生賢女以配於裴氏裴氏至於唐其著者禮部尚書諱行儉禮部之子曰侍中諱光庭嗣用忠肅書於國史祠部府君諱稹葉之以貞直以至於今金吾府君諱儆用純懿端亮聞于天下實生良子以配夫人嗚呼夫人與仁

孝偕生、與禮順偕長、始於家、純如也、終於夫族、穆如
也、其爲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必稱所欲、
先君與太夫人恩遇尤厚、故夫人侍側、無處怒之教
焉、天禍弊族、夙遭大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敢
圖死、至于復常、夫人三歲無湯沐、無鹽酪、頓踴呼號、
哀徹天地、外除、髮不勝笄、體不勝帶、太夫人泣而命
之、固猶不食、朝夕諭誨、僅而濟焉、其爲妻道也、貞順
之宜、恒服於身體、疑忌之慮、不萌於心術、忿懥之色、
不兆於容貌、同焉而合於禮、嫌焉而得其正、其爲婦

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仁恤之行甚備常以不幸不及舅姑之養用爲大恨是故相春秋之事眎滌濯羞簠簋勞以待旦每怵惕之感至焉則又移其孝於裴氏之門而以睦于冡婦介婦必敬必親下以不失其赤子之心姻族歸厚率由是也嗚呼我之大譴歟裴氏之大不幸歟以夫人之德行宜貴壽宜康寧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于壽良人官爲叅軍事不及借其貴骨髓之疾實鍾于身以貞元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甲子終于光德里第痛矣夫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

族視之如已其家老長妾臧獲之微皆以其私奔謁於道路禱鬼神問卜筮者相及也既病太夫人在側尚慮積憂傷于尊懷猶持形立氣紿以少間故二稚未齓良人在遠不及有緒言遺念以傳於後則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嗚呼天胡厚是懿德而闕其報施獨何咎歟余不知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自洛師望門而哭曰無以立吾家成吾身矣凡在三子幼曰崔七先夫人八月而殯魂氣無不之也次曰崔六後夫人五旬而夭因祔焉今其存者曰崔五幸無恙託

于孔媪以虞水火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於長安縣之神禾原從于先塋祔于皇姑宜也毋弟號哭而爲之志毒痛憑塞晷不能具敢告無愧辭無溢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嗚呼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無其辭

歸震川曰夫人之德則吾不知之矣子厚之情詞何眞以摯也

佳致

大府李卿外婦馬淑誌銘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毋曰[illegible]也、淑之父曰[illegible]既孕而卒、故淑爲南康謳者、李君爲睦州、詆狂寇見謫左官爲循州錄、過而慕焉、納爲外婦、偕寘南海上、及移永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爲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岡之非垂、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丰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治彫殞逝安窮諧鼓瑟兮湘之濟嗣靈音兮永終古

歸震川曰雋絶

徐文邸曰馬淑倡也法不當銘且豈縣無人而銘馬淑耶柳子殆近於謔矣

箏郭師墓誌銘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其爲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客遂靡布爪指運掌擘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繹學者無能知自去乳不近葷肉以是慕浮圖道旣失父母卽棄去兄弟自禿緇入代淸涼山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美吳王宙刺復州或以告乃延入强之宙號知聲音拊蹈以爲神奇會宙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爲黄老術薛道州

其人亦別

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褒邪人也皆
其音知善處輒自爲擊節教門管護視出入餌及栢
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披取之益善親
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岣嶁山求道籙會歐
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嶺南又强與偕誠死至是抵
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既
病自爲歌死三日葬州北岡西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已矣丁
酉之年秋既季月閼其圍於是始心爲浮圖形道士

仁人我哀埋勿棄

茅鹿門曰宕

柳文卷之七終

唐大家柳柳州文選卷之八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叅定

表誌版碣誄記祭文雜傳附本傳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孫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于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繫其辭刻茲石表、先君諱鎮、字某、六代祖諱慶後魏

侍中平齊公五代祖諱旦周中書侍郎濟陰公高祖諱楷隋刺齊房蘭廓四州曾伯祖諱奭字子燕唐中書令曾祖諱子夏徐州長史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颺于河滸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先君之道得詩之羣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聲當時天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王屋山間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合羣從弟子姪講春秋左氏易王氏亹亹無倦以忘其憂德清君

嘗曰玆謂遯世無悶矣亂有間舉族如吳無以爲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塗以行無慍容觀者哀悼而致禮加焉季王父六合君忤貴臣死於吏舍猶鞠其狀先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于上由是貸其問旣而以爲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罷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與太學勸耦耕作三老五更議籍田書齋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尚父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授左金吾衛

倉曹參軍爲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爲
刑法者軍旅之楨榦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
具作晉文公三罪議守邊論議事確直勢不能容表
爲晉州錄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
戮吏莫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
扞笞箠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簀而無以奪焉以
爲白下繩上其勢將殆作泉竭木摧詩終秉直以免
於恥調長安主簿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
爲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命爲太常博士先君固

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爲宣城令三辭而後獲徙爲宣城四年作閿鄉令考績皆最吏人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爲鄂岳沔都團練判官元戎大攘狄虜增地進律作夏口破虜頌後數年登朝爲真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正士以校私讐有擊登聞鼓以聞于上上命先君總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之爲相者不敢恃威以濟欲爲長者不敢懷私以請間羣冤獲宥邪黨側目封章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貶夔州司馬作鷹鸇詩居三年醜類就

亟拜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爲心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曰吾唯一子愛甚方謫去至藍田訣曰吾自無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當我哉作喜霽之歌副職持憲以正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聞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奸臣竇參者耶吾知其不爲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日終于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棲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爲尚書郎天子行慶于下申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

罪、遂寢不行、太夫人范陽盧氏某官某之女、實有全德、爲九族宗師、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誡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咸爲表式、太夫人既授封河東縣太君、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旣乃宗元貶秩爲永州司馬、奉侍溫凊未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于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殛薦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堂以奉安祔、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尚顧嗣續、不敢即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

祭祀之無主以忝盛德敢用特牲昭告神道號吽萬里以畢其辭云

歸震川曰纖悉條理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爲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以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

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註十篇辨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聖人爲主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膠轕下上而不出于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

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于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惜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

碣、

歸震川曰莊莊乎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壽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棄代於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於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嗟洎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於大僇徙播癘土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葬天地有窮此寃無窮旣舉葬紀

猶以不孝之辭擬述先德且志其酷焉嘗逮事伯舅聞其稱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歲通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聞歲惡少食不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如舅氏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盡知之無遺者某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剪製縷結授諸女及長皆為名婦先君之仕也伯舅叔

母姑姊妹子姪雖遠在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己者敬之如臣事君下己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己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廢寢食禮既備嘗有勞疾先君將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告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不得成禮既得命於朝祗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冢婦也今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暇抑將任焉若有曰吾其行也及命爲邵州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官而及於罪是歲之初天子加恩羣臣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

封太夫人河東縣太君八月會冊太上皇后於興慶宮禮無違者既至永州又奉教曰汝唯不恭憲度既獲戾矣今將大儆於後以蓋前惡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嘗有戚戚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喪主子婦七歲而不果娶窮徼人多疾殃炎暑熇蒸其下卑濕非所以養也診視無所問藥石無所求禱祠無所實蒼黃叫呼遂遘大罰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誰也爲禍爲逆又頑狠而不得死逾月逾時以至于今靈車遠去而身

獨止玄堂暫開而目不見孤囚窮縶魄逝心壞蒼天蒼天有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者何如人耶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舒其哀矣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石措之幽陰終天而止矣

王荊石曰情辭無所不盡

徐文昭曰讀竟潸然淚下吾惡夫涕之何從也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誌

柳氏之先自黃帝及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爲展氏僉以食釆爲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嗚呼公諱某字某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子夏遺貞白之操表儀宗門王父朝請大夫滄洲清池令諱從裕垂博裕之道誠佑後胤皇考湖州德清令諱察躬弘孝悌之德振揚家聲惟公端莊無諂徽柔有裕峻而能容介而能羣其在閨門也動合太和皆由順正愷悌雍睦莫有閒言故宗黨歌之其在公門也釋回措枉

全類今之制策子厚固曰詞不能文乃知其故作淺語

造次秉直事不失當舉無秕政故官府誦之用沖退
徑盡之志以弘正友道信稱于外焉用柔和博愛之
道以視遇孤弱仁著於內焉此公修己之大經也自
進士登高第調受河南府文學秩滿渭北節度使倫
惟明辟爲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即世罷職家
食無何朔方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參謀受大理評事
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殿中侍御史
加度支營田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略也既佐戎事實
司中府匪頒有制會計明白嗚呼分閫委政繫公而

成務朝右虚位待公而周事宗門期公而光大姻黨仰公而振耀貞元十二年歲在景子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終于私館享年五十痛矣夫人吳郡陸氏洎仲弟綜季弟續冢姪某等抱孤即位牽率備禮祗奉裳帷歸于京師以某年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厝於萬年縣之少陵原禮也公有男一人始六年矣在髫知孝呱呱涕洟凡我宗戚撫視增慟嗚呼哀哉初公元兄以純深之行端直之德名聞于天下官至侍御史持斧登朝憲章肅清常以先公之神未克遷祔不

正席不甘味及撰日定期而昊天不弔志奪禮廢公實敬承遺志行有日矣而閔凶薦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痛恨其有既乎惟公盡敬于孝養致毀於居憂表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輿公修詞以藻德振文而導志以爲理化之始莫尊乎堯作堯祠頌以爲遡德之作不忘於祖作始祖碑以爲紀廣大之志叙正直之節不嫌於親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其餘諷詠比興皆合于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吳興守當官貞固確乎不拔持議端方直而不苟故

宗人咸曰正如衛太史。率性廉介，懷貞抱潔，嗣家風之清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清如魯士師。兼備四德，具體而微，公之謂矣。小子常以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罔極之痛仍集焉。材魯甚駮，不能文字，敢用書宗人之辭以致其直，故質而俚，輒哭紀事，哀不能文，故序而終焉。

茅鹿門曰：叙事處整，則叙情處悲事

文姬○

青宗、

八

起筆最重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爲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巳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償盧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巳巳詔翼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儇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盼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慠革面柔輭有立聽聞嘉

好○叫○護○

音樂甚鐘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儒夫去飾惰者益勤誕者益恭沉湎腆酒斥逐郊遂違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奥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慶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俾高狀明乃訪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後公名城字亢宗家于北平隱于條山惟公端粹冲和高巍懿醇道德仁明

孝愛友悌薰襲里閈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爲司諫義震于周行爲司業愛加于生徒宜乎立石俾後是虔其辭曰

惟茲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簣基仁德克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太和潛布玄機密照羣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傚匪公之執人用奚蹈粗厲貪夌待公順之欺僞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

咸適其宜夏楚廢弛尊嚴而威公褒其良俾升于堂
癯者既肥榮加袞衣公棄不用懲咎内訟既訟于内
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于征孰表儒門
生徒上言稽首帝閽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
塡街盈衢遠送于南望慕踟躕立石書德用揚懿則
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茅鹿門曰情文經緯

胡空　健筆

故御史周君碣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一年柳宗元立碣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虖古之不得其死者多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

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與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銘曰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兮

茅鹿門曰調不入史漢而氣韻勁

徐文昭曰筆墨所落丰骨嶄然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祔于其父太子舍人諱助之墓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其墓皆在灞水之左今王父營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嗚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端而明內之爲孝外之爲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淫讀書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爲文深而厚尤慕古雅善賦頌其要咸歸于道昔孔子之世有顏回者能得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者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議者焉

發揮

年少而死其行不聞於天下故紀其父之名氏亦一格也

嗚呼獨孤君之明且仁如遭孔子是有爾顏氏也今之世有知其然者其信于天下乎使夫人也天而不嗣世之惑者猶曰尚有天道噫乎甚邪君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沒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嗚呼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天下今記其知君者于墓韓泰安平南陽人李行諶元固其弟行敏中明趙郡贊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

崔廣略清河人、韓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呂溫和叔東平人、崔羣敦詩清河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翊人、韋詞致用京兆杜陵人、

歸震川曰下位少年題枯而無事寔經子厚之手精彩倍生乃爾

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於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蓋嘗聞于古而覩于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

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傳於百世今其傳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迹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巍然爲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余懼州史之逸其辭也私爲之誄以志其行其詞曰

呂治春秋故云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絜其儀冠仁服義

下繼入世系次弟生乎

于櫓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綦蹌騰商周堯舜是師
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怒妖孽咸擬何付之德
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韓寧萬邦
受胙爾國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徂五侯伊祖之則
闡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
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焉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
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工舒文以翼宣于事業
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奮藻含章
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譬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謚列

屢皂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欽遝求侍
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壖
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玆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
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戕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
載出其技肇能自任羣儒華議正郎司刑邦憲爲貳
糺逖伊肅詔諛具畏遷理于道民服休嘉恩疎若聵
惕邇如遐實閉其閤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
賦無吏追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繇蚕外邑
我繭盈車雜耕隣邦我黍之華旣字其畜亦藝其麻

鼛鼓斯屛人喜其多始富中教與良廢邪考績旣成
王用與嗟陟于嶽瀆言進其律號呼南竭謳謡北溢
歎吏俾民先聲如失適稆匱役歸誠自出兼并旣息
罷羸乃逸惟昔舉善盜奔于隣今我與仁化爲齊人
惟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邪思其弼
人蒸惟乂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怙而君不壽
矯矯貪淩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廪不餘食藏無積帛
內厚族姻外賙賓客恒是懸罄逮茲易簀僅無凶服
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

希聖爲從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以耀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敫敫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慕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王荊石曰誄極精工

徐文昭曰予厚自創之機杼似魏晉六朝雕辭琢句眞若平原之與高山不可同年語也

小姪女墓塼記

字爲雅氏爲柳生甲申死巳丑日十二月在九是日葬東崗首生而慧命則夭始也無今何有質之微當速朽銘茲尾期永久

徐文昭曰其言則率其理自玄

誄詞道不勝禍天因欺余之旨

祭呂衡州温文

維年月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讐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其緒俾乎吾兄

獨取其直貫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没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爲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期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爲大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素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

夭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内若焚裂海内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彫喪志業殆絶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蕩爲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

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栖其鬼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爲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絶嗚呼化光庶感聽之、

王荆石曰感慨悲呼淋漓滐洄百發不暇止

歸震川曰悲憤慷慨淫淫滿紙乃知子厚之叙情較寫事尤上

何處得此奇語

凄凉

又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坋而頹或礴而崒陰流泄漏濺沒渝溢頹扇大蟻傷穿側出虧踈脆薄久乃自室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

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險睢盱欺苟朦贓暗貿輕嚚妄走不思已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舟轝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隣奕奕其歸宜樂且欣君冥而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遊酹觴于座與蕭

俱流。

茅鹿門曰讀之輙澌溾巳

徐文昭曰可以續騷

先了橐駝案

以議論爲叙事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

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

劝耕之吏其害僭咒况肆鉞向提紛然四出邪謬所以有田荒地自之謹也

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

此亦楊

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

子問鑄金而得鑄人之術之說

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歸震川曰居官者當書一通置之座右朝夕反覆小民疾苦庶其瘳乎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

以言語代叙事

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

摹畫處煙雲繚繞

援入議論如蟬翼牽

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

以下將上梓人一一對案

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

參語　顛倒　錯綜　輕爽

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

子厚結胎在此一段

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

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先有所指）利恐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于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王荆石曰落筆如雲烟得史傳國策之髓方是古

文

茅鹿門曰序次摹寫井井入搆

宋清傳

篇○宋○應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讐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

以下無限深情

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以善藥（極力描畫）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

蝜蝂傳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于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

小虱也亦足哀夫

歸震川曰喚醒一世

柳子厚本傳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為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

政引内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又詒京兆尹許孟容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宗元不得召内閔悼悔念往咎作賦自儆曰懲咎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

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
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
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
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具
已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
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
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
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
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州人懷之託言降柳州

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